

30/08

目 录

编选说明	1
序言：境遇与表达.....	张慧敏 1

诗 歌 卷

冰 心	纸 船.....	(1)
	繁 星(节选).....	(2)
陈敬容	孟姜女庙和姑娘.....	(5)
林徽因	谁爱这不息的变幻.....	(7)
	情 愿.....	(8)
郑 敏	幽香的话.....	(9)
	生的美·痛苦斗争·忍受	(10)
	雷诺阿的《少女画像》	(11)
傅天琳	心灵的碎片	(12)
	背 带	(13)
	红草莓	(14)
林 子	给 他	(16)
张 烨	暗 伤	(23)
	自 白	(26)
萌 萌	坠落及其它	(28)
舒 婷	致橡树	(33)
	神女峰	(34)
李小雨	逃来逃去的眼睛	(36)

翟永明	女 人(节选)	(39)
伊 蕾	独身女人的卧室	(47)
林 雪	紫 色	(51)
	渴 睡	(52)
王小妮	躲闪不及的红舞鞋的著名典故	(54)
	平静的日子	(55)
张 真	游 泳	(57)
	竭力回忆一个冬天	(58)
唐亚平	黑色沙漠(节选)	(60)
陆忆敏	美国妇女杂志	(65)
	老 屋	(66)
虹 影	琴 声	(68)
	镜子的圈套	(69)
海 男	女 人(节选)	(70)
胡卓识	天 路	(74)
冬 敏	行在梦的路上	(76)
	给	(77)
	一个行动	(79)
荒 林	孤 花	(81)

散 文 卷

冰 心	笑	(83)
庐 隐	花瓶时代	(85)
	男人和女人	(86)
苏 青	我的女友们	(88)
	论女子交友	(90)
绿 漪	当我老了的时候	(95)

张爱玲	爱	(102)
	迟 暮	(103)
林徽因	蛛丝和梅花	(105)
陈敬容	渴 意	(109)
钟 玲	恐 惧	(111)
琦 君	髻	(116)
石评梅	墓畔哀歌	(120)
杨 绛	第一次观礼	(125)
梅 洁	这一片女儿的情绪	(128)
李小江	一个东方女人的反省	(135)
张抗抗	橄 榄	(140)
王英琦	我遗失了什么	(147)
唐 敏	女孩子的花	(152)
斯 好	爱情神话	(158)
	躁动的平静	(160)
王安忆	记一次服装表演	(164)
谶 容	病 中	(166)
叶 梦	女人的梦	(171)
华 姿	母亲笔记	(179)
冯秋子	辉煌,辉煌	(199)
张丰欣	女为悦己者容	(218)
谢 烽	你叫小木耳(节选)	(225)
郭 骅	女人的井	(235)
黑 孩	初 恋	(238)
赵 玫	永远的青草地	(244)
	做了失败的女人	(247)
铁 凝	河之女	(251)
	女人的白夜	(256)

蝌蚪	家·夜·太阳	(261)
虹影	带鞍的鹿	(266)
林白	大声哭泣	(278)
蒋子丹	一个人的时候	(286)
宣儿	晚秋	(297)
韩小蕙	女人不会哭	(303)
曹明华	更为富有的一刻	(307)
方方	女人的字女人的书	(311)

小说卷

冰心	两个家庭	(314)
庐隐	父亲	(323)
苏青	蛾	(348)
张爱玲	留情	(355)
冯沅君	隔绝之后	(375)
凌叔华	绣枕	(380)
萧红	王阿嫂的死	(384)
陈衡哲	洛绮思的问题	(393)
宗璞	红豆	(406)
丁玲	莎菲女士的日记	(435)
航鹰	东方女性	(471)
陈洁	牌坊	(514)
张辛欣	我在哪儿错过了你	(529)
铁凝	麦秸垛	(558)
池莉	太阳出世	(620)
残雪	天堂的对话	(682)
虹影	脏手指·瓶盖子	(701)

王安忆	弟兄们·····	(716)
蒋 韵	落日情节·····	(767)
迟子建	怀想时节·····	(799)
张 欣	冬 至·····	(840)
陈 染	无处告别·····	(884)
海 男	诉 说·····	(935)
徐小斌	迷幻花园·····	(976)
林 白	瓶中之水 ·····	(1006)

39/08

张辛欣

我在哪儿错过了你？

又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电车依然沿着熟悉、热闹的大街一站站驶过。

她照旧忙活着卖票、检票，照旧在乘客中挤来挤去。如果不是时时能听到她在用售票员那几乎没有区别的、职业化的腔调掩去女性圆润悦耳的声音吆喝着报站，光凭她穿着那件没有腰身的驼绒领蓝布短大衣，准会被淹没在一片灰蓝色的人堆里，很难分辨！她在车门旁跳上跳下，蹬一双高腰猪皮靴，靴面上溅满了泥浆。她不客气地紧催着上下车的人，或者干脆动手去推。当她无意中犯着一些男孩子，他们照例立刻嚷嚷：

“嗨，这主儿，够鲁的！”

“哎哟！姑奶奶，挤着我后腰啦！……”

像被踩着尾巴的小狗，有些男孩子很难错过表现神经敏感的机会。等话出口，他们才发现：是她！不饶人着呢！惹急了会有不下流却十分尖刻的话甩出来，比那些什么话都骂得出口的小姐儿还难对付！

然而，这回她倒像一律没听见似的，走到一边去了……

“？！……”没工夫琢磨她！

谁也不会注意到，忙碌中短暂的歇息，她在向车窗外默默眺望……什么都跟往常一样，只多了一场一边细细扬撒、一边悄悄融化的雪。但在她的眼睛里，仿佛一切都有些异样……。

“别蹭着！放这儿！”上来个熟人。当工人的黄云叫丈夫把几条大个的冰冻黄鱼甩在售票台上，四周立刻飘起新鲜的海腥气。

“哟！你还在这儿？！……”

“是你写了个话剧吧？那回我在西单菜市场旁边的墙上瞧见海报啦。我们厂好些青年看了，还跟我打听你呢！叫什么名儿来着？……喂，你自个儿的事究竟怎么样了？挑多了眼晕！李克太老实了点儿！行啦！上北大？师范？学四年？够熬的！……明儿又不得闲，请客！我们那房又接出了一片，修建队的几个朋友给弄的……办这些事儿我也不灵，全指着他！……哟！！”

黄云突然吓着了似的，戛然而止。

她立刻收回神，惊异地望着黄云。

“丢什么啦？你！老是呆呆的，简直变了个人儿！”

“我留神着站呢。”她淡淡一笑，心里却不由地希望：“住会儿嘴吧！我求你！”

她，眼睛交替注视着车内的乘客和车外的动静，手里仍旧不时忙着，耳朵边一刻不停地响着黄云又快又脆的声音；她的心，却沿着另一条不为人所知的小路，不可解脱地、固执地寻找着什么……。”

你如今在哪儿呢？即便我把心里一切真实的念头都告诉你，也晚了！

……我给我心中另一个世界的人们安排相遇的机缘，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自己却很难找到。我知道，我这么说，会得罪许多男性，会使一些男孩子伤感，会遭到一些男子汉的轻蔑；但这是没法儿抑制的打心底来的叹息：值得去爱的男人实在太少！

据说，如今青年男女中存在着比例失调，我却常常感到另一种失望。

我不指望那些挤车像个勇士，却在我冲着他喊“让座”时摆出

凝神沉思模样的男孩子；也不留神那些专在大街上惹眼的男青年，他们以“麦克镜”上的商标来标榜自己的新式、时髦，脸上却没有一根因为思索而显得有教养的线条！我和他们算一代人，感觉相去甚远。当然，他们也不会瞧上我！

像黄云的丈夫那种实惠、能干的男人，我们能互相客气地点头，然而却彼此不会感到需要……

倒是李克这样完美的好人，使我的选择加倍感到困惑。我俩从小同学，父亲又是在一个中学教书多年的老同事。我们在档案里填写的简历，简直像孪生儿童的服装一样彼此相像！可是我俩性格完全不同。坐在一起，每当我谈到兴奋之处，往往会不加掩饰地大笑起来，他总是沉着脸叹口气：“你啊！一点儿也没改变！所以组织问题老也解决不了。”那神气好像他倒了什么霉似的！其实，他那线条单纯的脸上，很难出现苦恼的皱纹，因为他天生顺利！他这个半路撞到达尔文门下的生物系大学生，门门功课都是五分，跟他当初在小学、初中一样，十几年后，又接着拿“三好学生”的奖状。可惜不论过去、现在，他对虫、鸟、花、鱼都毫无兴趣，他对任何专业也没有狂热的追求和爱好，更没打算干出点儿什么名堂的野心。但他总是生活得很合体，挺得人好感。他像一只听话的兔子，为了社会需要的文凭，在划好的白线内顺从地跑；而我，却是一只固执的乌龟，凭着自己的感觉和信念，在另一条路的起点处慢慢往前爬。

环境和习惯，使我们当然成了最亲密的朋友。长辈和朋友们都认为，对于我来说，他是最好不过的了！是的，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好人，我们相处得很好，我说不出他任何不好的地方。我想过，如果和他一起生活，一定会过得很平稳，我既不用担心他会见异思迁，也不用害怕他跌个什么大跟头。但是，爱情是需要去追求才能满足的！我知道。因为我曾经爱过，尽管那唤起我全部热情的初恋是爱错了，但我尝过爱的滋味，可不是这样的！和他在一起，我常常会分心去想些别的……他诚恳地说，我身上有一种自强的气质，促使他

不断努力。唉！我哪是在督促他，我是在用鞭子不停地赶着自己往前爬。但这却使我感觉到，似乎自己长得太快，在他面前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强壮感；仿佛我们不是恋人，而是姐弟俩！每当我遇到他那带着崇拜和绝对信赖的清澈目光，我会隐隐感到孤寂、无助，感到一种无法在默契的交流中通达对生活种种感受的悲哀！

看着车窗外熙熙攘攘的人流，偶尔，我会有这样的念头闪过：也许，在身边走着的人中间便有知己，相错而过，却永远不会相识？

我竟遇到了你！可是，又当面错过了！为什么呢？如果不是为了我写的这个话剧？如果不是我当初揪了你一把？也许……唉！也许，一开头无意识地那一下，就预示出了我最终要失去你？……

也是星期六的傍晚，也是这么多的人。中门出了毛病，我跳下去处理。总算关上了。回到前门，我发现人实在太多，我很难挤上去！

车里的男孩子们立刻起哄：“等下一辆吧！后边车来了……卖票的，给票再走！”

不能理！要是白他们一眼，他们会以为是得了“青睞”，叫得更欢势！我二话不说，扒开挤在车门口的一群人，把最后一个刚迈上去，整个身子还悬在车厢外的人揪下来，没顾上瞧他一眼，光听他嚷嚷：“我有急事！急事！”

“急，谁不急着回家！”我把由于焦急和疲惫卷起的一股烦躁，顺手甩给了他！说着，我已经代替了他的位置，把两只脚牢牢地插在门的两边。我一边喊着：“往里走走！”一边使劲往上悠。眼看要进去了，可是，一个更大的反弹力，突然把我推了下来。

就在那一瞬间，我看见那个被揪下来的、三十多岁相貌平平的人，正点起一支烟，在瞅着我。瞧什么热闹！我又重新挤上去的时

候，他在后面说话了：“同志，我帮你挤挤吧！我真有急事！”

“少添乱！”

我使足了全身力气，用肩，用腰，用一双手，用两条腿加上嘴……讨厌的毛线三角头巾转了个个儿，象围嘴儿似地挂在前边，头发贴在眼睛上，可是没法腾出手来弄。男孩子们还在幸灾乐祸地吵吵，车里许多人却像聋子似的，冷淡地沉默，一动也不动！一刹那，我感到一丝委屈，我毕竟是个女子……可是，我却仍在不依不饶地拼命挤，使劲儿喊。我根本没功夫衡量我和这一大堆人的力量差，我只知道，挤不上去也得挤上去，车不能老停在这儿！

突然，在我身后，有人不由分说地挤上来。我的整个后背一下子感到一股强悍、坚实的力量，推着我不由自主地往上走。是他！这家伙够固执的！……根本来不及张嘴说他什么，仅仅顾上承受着他接二连三、非常有力的冲击。车门颤悠了几下、艰难地叹了口气，居然关上了！

车开了。我转了几次脖子，却一点儿也看不清他的脸，光瞧见一只还举着未熄的香烟的手。我有点儿感激他，又有点儿窝囊，可照例只是不客气地命令：“把烟拍了！”

那就是你！我怎么会想得到呢？！你说我该怎么做呢？柔声柔气地恳求？坐在路边淌两行眼泪？……现在，我是多么愿意温柔地待你，哪怕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只是默默地瞧着你！可是，如果再有那么一回，我也不能保准儿，我的本能会做出什么更合体的举动。

那是个平常而又特别的星期六晚上，我记得那个晚上每一个瞬间……

那晚上念剧本我迟到了。临时加车加班，连打个电话说一下的空儿都没有。本来也可以请假，但同事中很少有人知道我在练习写

作，八字没一撇的事儿实在不想瞎嚷嚷。可要是含糊其词，谁知那几个假道学特别敏感的脑袋，又会联想出什么活灵活现的细节！何必给他们添彩！

……当我从吱吱叫的、狭窄的木楼梯走上去的时候，我听到一个男同志的声音。一刹那我便知道了，是在念我的剧本，已经到结尾了……

我没有立刻进去，在门边独自站着，倾听着。我觉得这低而浑厚的声音十分亲切，一下子触动我的心底。也许，从来都是我自己独对失败的苦斗，潜心构思好又全盘打乱，一字字写起来又一张张撕去。这个熬过我许多夜晚的东西，现在，从一个陌生人的嘴中吐出来，突然给了我一个崭新的感受和一种惬意的安慰！挤了一天车，我浑身又酸又乏，肚子里空空的，在那声音中，一时我什么都忘了……

声音中止了，我推开门。

这是个大排练室。迎面一排大镜子，水银已有些剥落。许多人围坐在屋子中间。听声音，是刚才念剧本的那个男同志，正背对着我又在讲什么。

“再说一遍，不许迟到！如果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就请退席，这是艺术不是玩票！”

这么严肃、简练的话语和口气，把我都吓住了。我赶快轻手轻脚溜着边往里走，慌忙在头脑里组织着一番抱歉和解释的词儿……忽然，我站住了，想撒身往回跑——到了镜子前，我一下子认出，怎么会是……？！

可是他已经站起来，转过身，向我伸出手！

那是你！怎么竟是你？导演？！真要命……

握着手，你在自我介绍，我大概也说了些什么泛泛寒暄的话，可是模模糊糊，光是呆痴痴地瞧着你！

敦实的身材，宽宽的肩，短短的平头，一张线条饱满的脸。能吃、能睡、能干的人往往是这样儿。毫不出奇，但并不相称！在周围坐着的那些秀美的姑娘和漂亮的小伙子中间，你倒像个干粗活儿的临时工。一堆金边描花细磁器里放了一个土罐！一刹那我便想起这么个比喻。没什么了不起，总得相认！我照例搬出抵挡这种意外尴尬的阿Q式壮胆武器，偏要不低头，直视着你……我遇到了你的眼睛。不知为什么，一下子，我竟被牢牢地吸引住了！你的眼睛并不美，目光平平射来却有一种内含的自信和威慑的力量！说着话，你的眼光一闪，似乎有些惊讶，不肯置信地极快打量了我一番，便立刻微笑了。周围的人谁也没看出别的东西，或许以为那仅是个友好的表示。但我觉得，你的眼神中含着一种突然想到什么笑话似的幽默、滑稽的意味！说实在的，当时我真不喜欢你那种目光，神气活现！我在和一般人交往时，总要硬撑着来掩盖、防护自己的软弱；而你，却在偶然之中先瞧见我一个狼狈的模样！本来，我并不必在乎在你面前形象如何，因为我不是摆在橱窗里的衣着精巧笔挺、支着两只手、不动模特的模特儿！可我心里毕竟觉着不快活……

也许，这都是转瞬间微妙的感觉，然而我觉得，我们这样面对面站得似乎太久了。我赶快把手从你厚实的手掌里挣出来，立刻缩到自己脸上擦了一把，说不清是感到脸上有灰，还是觉得发烧……但接着从我嘴里冒出来的，只是干脆的一句：“请记着，下回不会再跟您过不去啦！”

“谢谢。可下回我要是不买票呢？”你含笑地说。

你和我相视大笑。周围的演员也都笑了，其实他们莫名其妙！

一见面，我对演主角的刘婕印象不错。不言不语，或许不会很浅薄？虽然我的主人公是泼辣的，但有内涵！这正是我想要表现的。我满腔热情地把希望寄托在刘婕身上。可是一分析起她的角色，她仍然只是闪着美丽的大眼睛，喃喃地说不出什么。念了几段台词之

后，我失望了！原来是这样——一个用文静的沉默掩盖了内心苍白的姑娘。那双美丽的眼睛表现出来的韵味，比她内心所有的东西还多。但我一时不便说。

你在忙着落实角色，给演员说戏，和美工商量服装、布景；我默坐在一旁，不经心地打量周围。布景片、单片门、窗和各种小道具靠边放着，农村的老式油灯和决斗的长剑放在一起，各种式样的桌椅，材料、质地同样陈旧……最初的激动、兴奋过去，我渐渐冷静下来，并且开始怀疑。在我的脑子里，这个描写现代青年生活的戏是那样一幅画面，洋溢着那样一种深沉的激情；但是，这样一个区里的半业余式的剧团、这样的条件、这样水平的演员……也许，真正放在舞台上，这戏只是一个大喊大叫、装腔做态的活报剧？！……心中追求的跟现实中能实现的总有着一个极大的差距。无论怎样刻意规范自己去苦行僧式的努力总是容易的，但对外界环境却不能有丝毫的幻想和要求，有时简直无能为力！……

在我刚刚掀起不安的思绪中，似乎被加进了一个镇静剂。你那平易、浑厚的声音不知不觉地转移了我的注意力。

噢，你正在阐述导演构思。我转过头去，不为人所觉察地仔细观察着你。很快，我自己竟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震动！奇怪，你那张并不出众的脸在那一刻发生了变化！一股能感觉到而又无形的坚定自信和勃发的热情，使你脸上的那些线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显出独有的魅力！我从演员们的眼睛中看到这种激情的反射，我也渐渐被感染了……也许这就是导演的力量？我承认，你的分析是对的，有的地方，比我写的时候想的还要深透，表达得还要动人些。然而，好像不仅仅是这些。我隐约感到，很久以来，我就在寻找、等待着什么人……见鬼！我的念头转到哪儿去了？！我对你了解得这么少，除了你的外表、你的职业、你的气质，我几乎对你一无所知。可是，凭着直觉，我好像对你知道得很多……

……你终于转过身来对我说：“我很喜欢这个本子，它打动了

我！可有些地方还要改一改。往往很多文学剧本不符合组织舞台动作的要求。”

我当然愿意得到指点，更愿意听听你的意见。但你刚说了几句，我便忍不住要表示我的设想。

“你怎么这样性急？先听我说完好不好？”

我安静了一会儿，又情不自禁按着我的思路急急分辨……我突然发现，你那双在认真思索的眼睛中又闪出一丝好奇的笑意，我这才意识到我的声音很响！排练室里已经只剩下我们俩，我却像在对着一车人说话。

……我们一前一后走下楼梯。在拐角的灯光下，你站住了，转身重新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真没想到！你的剧本写得那么清新、那么美，你却是这样儿！”

“什么样儿？！”我想你终究要点我在电车上那副粗鲁、无能的样子了。

“要强。难得！”

这几个字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想对这夸奖表示出按常理应有的羞涩或者不以为然，偏偏按捺不住要笑出来。

“不过，看剧本时，我总猜想你会是个文静、深沉的姑娘，可你倒有点儿男子的性格！”

真是导演！分析人物轮到我头上来了！我能背出一堆公认的女子美德：贤惠、温柔、忍让、文静、含蓄……然而对你这个评价我并不难过，我倒宁愿自己是这样子！你的话和这夜晚种种新鲜的刺激，激起我一股辩论的情绪。我快步下了几节楼梯，和你站在同一层台阶上，一边把一个朦胧的想法表述出来。

“我想，现在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更高些，家庭义务、社会工作，我们和男性承担的一样，甚至更多，这些迫使我们不得不像男性一样强壮。我倒常常感到遗憾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男孩子缺乏本来

应有的男子汉的性格！”

“嗯，不容易……”你没有直接对我的想法表示意见，倒低下头一个劲儿揉起自己的手腕，那儿好像肿起来了。是在什么地方碰着了？我本想问问你，你却又抬起头，在很近的地方探寻什么似地端详着我：“你一向这么自信要强吗？”

我在你的眼睛里真是这样“狂”？这样外露吗？也许，就为了我那习惯了的、不加掩饰的大笑和直率的语言？

其实，我心里常常有多少犹豫和不自信的胆怯，在遇到你的时候和遇到你之前。

当我遇到失败、感到无望的时候，我倒是安静的……

……我无目的的慢慢走着，我随意地坐在地坛公园一个长椅上，默默地沉思……那话剧本原来是个电影剧本。失败了，已不是第一次。的确，我不懂，也没有人指点，凭着自己的感觉在摸索。我没有指望一举成功……但是，当日夜活在自己心里的人物一下子被失败埋葬，那丰富、五彩，激动我全部身心的幻想的世界关闭了，一时，我只觉得心里空茫茫的。……

太阳光温和地抚摸着我的头和手。这是冬天里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天色是这样清亮、这样蓝，我竟没有留意！

一个男孩子搂着一个女孩子的腰走来，在我对面的长椅上坐下。他们比我只小几岁，却是那样快活、鲜艳，一点儿也不顾忌周围的环境。女孩子把头靠在男孩肩上，男孩不动地承受了一会儿这种幸福，耐不住安静，抬抬肩晃晃她，她迎着阳光懒懒地眯着眼睛，微微动了动嘴唇，像吐出了几个什么字，男孩伸手拍拍她粉润的脸颊，她举起手去捏男孩的鼻子，两人嬉笑着一跃而起，手拉着手，顺着干净的林中小路跑开了……

望着他们的背影，我真羡慕！我那可以在快乐的嬉闹中纯真初

恋的时期，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我还没有在草地上开心地滚过，在阳光下忘情地追跑过，这感觉就消失了……而现在，我又放过了许多可以得到暂时的小小享乐的机会，耗去了许多可以做些实惠事情的时间。我似乎有一种朦胧的使命感，为了我们这一代生的和死的，走着、爬着、站着、躺着的……生活给我的感受是那么多，我能表达出来的是这么浅，这么少！也许，我毫无能力和才气，却把一个根本不能负担的重轭硬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也许，我应该就此扔下笔，做一个简单的傻瓜倒能尝到更多的幸福？说实话，每当我在生活和事业中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我很想依在一个可信赖的肩膀上掉几滴泪，流一流心中的苦恼……

靠谁呢？小时候，有一回大男孩向我扔砖头，吓得我拼命跑。父亲来了！我立刻躲在他的背后。那宽宽的脊背似乎是天下最安全、最结实的屏障……。现在，父亲不在了，即使在，他也帮不了我的忙，也无法解脱我精神深处的苦恼和孤独。因为，我们不是一代人！李克是好人，但绝对不是我能依靠的，他太单薄了！

一切只有靠自己承受……

是的，靠自己！这次也同样。

我不能再在那长椅上静静地坐下去，我不允许自己过久地伤感、徘徊，因为我太明白我自己！不论失望一会儿、三刻、十天、半月，都一样，我还得靠自己站起来。在每天那不能停下不走的电车上，我不能不挤，不能不吆喝；而在事业上，我也身不由己。于是我又回到那些失败的稿子上，继续写下去，就像驴又回到磨道上转下去一样……。

你啊，看重我的奋斗，又以女性的标准来要求我，可要不是我像男子汉一样自强的精神，怎么会认识你，和你走了同一段路呢？

也许，在你的眼里，我们最初相逢和最后分手，我都是那副样子。可是，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段短短的同行，在我心里唤醒了

多少东西！回味起来，一切仍然是那么清晰……

在你的小房间里，在那张我只坐过一回的书桌边，台灯下我和你一起修改剧本。

极不相同的经历、教养之外，我们一定有什么十分相似的地方！要不为什么在合作中总是互不相让？你有你的导演构思，我有我的最初设想。我虽然不懂舞台，但也不完全赞同你的意见。有一回，简直搞不下去，我扔开笔呆坐桌边，你踱着步子，默默抽着烟。

不知什么时候，你比比划划、念念有词，自己演起来，一个人承担着几个角色，在人物的行动中流露出你的修改，顺便带出导演的调度……你敏捷的头脑叫我羡慕、吃惊。在你即兴的表演中，斗室的咫尺空间，变成了一块使人产生丰富想象的神奇的地方。我着迷了，渐渐悟出新的东西，抓过笔在稿纸上记下来……。

不过，那个女主角的几大段独白，我坚持一点儿也不能改。可能长了些，不长不足以表达我的思想，那是剧本的精华，你也承认。但又坚持说，照我这样写，动作性不强，很好的意境不能完全体现出来！

我们争执不下，你的老母亲闻声而来，那紧张的神情似乎以为这里将要开战！

……

“我发现，你很固执！”

“请再仔细看看，我是你的镜子！”

……你我严肃地对视片刻，忍不住笑了。

“你是在哪个学院学的导演？”说实话，我心里还是佩服你的。

“业余爱好！在上大学的时候……没想到现在成了职业！”你舞动的两只手顿时垂下来，呆呆站立，盯着墙上一张油画。那是艾瓦佐夫斯基的《九级浪》，他专以海洋为创作题材。

不知你在想些什么，我走到书架旁。一进门我就注意到你有很